

海峯先生文

第二冊

海峰先生文三

序跋類 書說類

蚓竅集序

昔在帝王之世一人正位於上而羣賢翼戴於下未聞有賢人而隱居者周衰孔子不遇於時而其徒若顏曾冉閔皆不仕官以老此非有意於隱以世無用我不得已而山林也若堯之時有許由夏之時有卞隨務光值可以有爲於天下而視若泥滓彼其人不以有道而舒亦不以無道而卷方且御風餐霞游情於日月之上肆志於虛無之鄉又奚暇帖帖焉以祿爵爲事是乃所謂隱者與吾鄉章頤庵先生生於明永樂及正統成化之年其兄舉進士爲武昌太守朝廷方入粟

補官以先生之才與其資皆足以掇巍科登臚仕顧棄不取
獨奉其太夫人極山水園亭以自樂此其性情有異於人者
故其爲詩澄澹蕭疎類古達人之風尙夫陶潛去彭澤而其
詩甲於魏晉以來林逋魏野不仕於眞宗之朝而傳其詩至
今不廢信乎有其人然後有其詩而誦其詩因以知其人生
先生之後不得見先生見先生之詩如見先生矣

見吾軒詩序

余友張君中峻之亡余旣爲之志其墓矣其後二年其子曾
敞次集其平生所爲詩歌俾余論定而爲之序余旣卒業乃
以歸而告之曰文章者古人之精神所蘊結也其文章之傳
於後世或久或暫一視其精神之大小薄厚而不踰累黍故

有存之數十百年者有存之數百千年者又其甚則與天地日月同其存滅夫與天地日月同其存滅六經之文也自六經而下其文遞降而薄則其傳亦遞降而近有不可以一槩齊者矣子之先君子其精神貫日月而塞天地其必傳於後世無疑也人之生世大約不過六七十年而文章遂足以支於無窮然則中峻雖其年不及中壽而精神固已長畱於不敝矣尙何憾哉憶昔與中峻遊旦晚相過從時時出酒食以相慰勞酒酣以往相與縱論古今之變當時之利病得失悲吟慷慨意氣勃然嘗竊謂天之生是人也殆將大成其才而使其功施於當世嗚呼孰以爲民之無祿天不憖遺而中峻則旣死矣中峻之名滿天下世之知中峻與不知中峻者皆

慕與之交然或震其文章或多其智能而於其心術行誼之
隱可以託妻子而共死生患難者或未能深知之也天之生
才常生於世不用才之時或棄擲於窮山之阿叢薄之野使
其光氣抑遏而無以自達幸有可達之機矣而在位者又從
而掩蔽之其隕窮以終淪落以老者何可勝數中峻故相國
文端公之孫而少宗伯約齋先生之子也其世父保和公復
繼爲宰相

天子旣已知中峻之才雖未及驟用之而眷注深矣彼隕窮
淪落者不足道若夫旣值其可爲之時又居其得爲之地而
卒摧折之如此豈天之於人亦有不能自主者邪雖然人之
終其身盡力於文字求一言之存於後世而不可得中峻乃

獨得雄直之氣以與古之作者相頡頏然則中峻雖不得大有爲於天下而後之人讀其詩亦可以想見其蘊矣

倪司城詩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橐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

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古文余閒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閒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畱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闐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稍爲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類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余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遊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

既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
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
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
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篇其鋟板
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
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
自發見不可掩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鋟板
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馬湘靈詩序

馬君湘靈與余居同里生同庚學同業其喜爲詩同其嗜酒
同飲酒既酣其狂言震於廣座也同余棄於時而湘靈亦屢

試不舉爲同遇余生三子皆夭而湘靈亦未有子息爲同病
人之不同如其面余與湘靈幾無不同矣而亦有不同者蓋
湘靈之爲人余固嘗兄事焉若其所爲文章則余方欲師事
之而未能此其不同也憶昔與湘靈同在京師一日日已晡
湘靈過余旅舍余出酒肴共酌時余兄奉之亦在坐湘靈被
酒意氣勃然因徧刺當時達官無所避余驚怖其言湘靈慷
慨曰子以我爲俗子乎余謝不敢湘靈命酒連舉十餘觴大
醉謹呼髮上指冠已復悲歌出涕余見湘靈言之哀亦泣涕
縱橫不自禁湘靈乃指謂余兄曰彼乃同心者因出其平生
歌詩示余余讀之風翻雲涌而喉閒氣鬱不得舒於是相對
黯然罷酒別去忽忽二十年則聞湘靈已老病不復能遠遊

或扁舟自放於九龍三泖之間間則歸里與縉紳之去位而里居者連爲吟社尋山釣水而已嗟乎以湘靈之才與其志使其居於廟朝正言謇諤豈與夫世之此倡而彼應者同乎哉奈何窘蹶涪湛抱能不一施遂爲山澤之癯以老也癸未之秋湘靈橐其所爲詩遺余數百里之外使爲之序余誦湘靈之詩循環往復益歎湘靈年雖老而少年英銳之氣不衰此其必傳於世世人之所共知固不藉余言以增重若其人之磊砢不猶高出時俗人萬萬則非余言莫之顯雖然後之人苟能讀湘靈之詩亦可以想見其人矣

左仲郭詩序

詩也者所以爲樂也去先王之世旣遠樂亡而詩獨存夫詩

存則音存音存則樂雖亡而不亡吾以爲今之學者不得如古之人安弦舞勺而其業莫要於爲詩昔者聖人制爲詩以教天下田野之農夫閨房之女婦鄉曲之孺子類皆能爲歌謠以頌其上之美而譏其失刑罰之煩賦斂之苛皆有以自達其隱抑塞之情舒而忿憾無聊不平之氣寢以微矣詩亡則上下之意指瘡聾瘡結而陳勝吳廣始得以縱橫於阡陌之間夫詩成於音音成於聲聲成於言言成於志志平則音和志哀則音促志敬則音凝志佚則音蕩故聖人樂觀焉夫然後奏之以金石吹之以管笙宮以宮倡徵以徵和高下疾徐莫不中節屈伸俯仰雜而成文有詩而君臣之志通也有詩而父子兄弟之恩浹也有詩而夫婦之好永也夫詩何負

於人哉蓋孔子嘗弦歌三百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故曰
小子何莫學夫詩不學詩無以言詩成而禮樂之化行矣左
君仲郢溫然長者散行於其家而以其贖餘施及朋友愛慕
古人之文章而於詩好之尤篤遠取魏晉以來之作者含咀
而得其自然之響抒人情之幽渺繪物態之繁多宣兩間之
秘奧信乎其詩之幾於樂也雖然余之於君可謂知之矣若
其於君之詩憫然遂以爲知音不知君其許我邪抑猶未邪

江汶川詩序

天地之美好不能盡鍾之於人也或使之致身富貴坐享一
時之光榮或畀以才德名垂於後世而不朽或壽考康甯从
不死而累閱人世之興廢此數者天地之所愛惜而不欲兼

以與人故優於此則絀於彼亦其勢之固然無足怪也余友江君汶川少習爲時文爲學官名弟子屢擯於主司無所用而性好遊覽跋山涉水崎嶇燕秦萬里之外窮愁艱阻可喜可懼忿憾無聊之氣一皆寓之於詩夫詩之爲技小矣及其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雖寢食可以相忘而況於人世之得失去來之無定者與余觀江君之爲詩於唐似韓君平於宋似陸務觀而江君之才又自有超於君平務觀之外以自成爲一家之文者江君雖欲不窮於世豈可得哉雍正乙卯之秋余與江君同在京師應舉其時士子之數多於號舍號舍不可得乃與江君同坐編篷之下大雨衣襦皆霑溼相顧咨齎失色其後同爲考官所黜倉皇別去忽忽二十年乃復相

遇於蕪城兩人鬚髮皆白江君取酒共酌因出其平生所爲詩讀之風雨馳驟猶若不可抑遏然余微觀其意態回視往昔相從時豪縱自喜十已減去五六然則余與江君其皆老矣乎江君雖不遇於時而善爲歌詩則其於貧賤有以賁而飾之如施藻火於衣裳以自蔽其體視他人苟得之富貴猶糞壤也余雖喜爲詩而才力不逮江君遠甚反而內顧其何以自掩覆邪雖然士君子能自修其身而無愧於心則所謂不朽者當自有在而其名之傳於後世或不傳固可不計也遂書之爲江君詩序

張訥堂詩序

龍眠之山高秀繇互至三十餘里之深而不可窮竟其清淑

蔥靈之氣盤委積疊而鍾之於人故我桐城張氏文端文和
父子相繼爲宰相其他爲朝廷之達官者不可勝計意以爲
山川之力竭盡而無餘矣而訥堂乃更以文章顯名於斯世
訥堂故侍講中峻之仲子文端之曾孫少宗伯約齋先生之
孫而文和其伯祖也夫文章之與勲業其輕重不較而明然
曾鞏有言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其閒能文章之士漢及唐
宋三代而已而三世之盛能以文章特見於世者率不過三
數人是則爲國家建立勲業前代多有其人而能文章之士
曠世而不一見也訥堂生於家門全盛之時其有一技之長
咸得以自奮而備位於朝亡乃訥堂一舉於鄉而久困公車
南北奔馳數十年蓋天所以挫抑之使其胸中浩然之氣蘊

而不出鬱而不舒因之羈愁感憤適遇夫風霜雨露山水花
鳥而莫不挾其幽深形於詠歎盡發之爲文章以傳於後世
增益其所不能固在於此憶昔與中峻遊時至其邸舍評量
今古詰駁是非或飲酒畱連至醉訥堂則方總角與其諸弟
從塾師受書已能屬對精切余心竊異之然亦不知其歌詩
之工至於如此中峻旣長逝不可復見見訥堂之儀止聽其
言議讀其文章中峻之聲容恍然如在甚矣中峻有不凡之
子能世其家也夫天下之人眾矣勞其心思於文字之間無
地而不有其人然求其一言之存於後世殆不可得訥堂乃
能於累世華臚之下而兼有夫儒生韋布之長後之人讀其
詩而考其家世見其父子祖孫奕葉相承如此孰不神往而

慕豔之則訥堂之詩之存豈獨一人之美善所以著中峻庭
闡之訓又以昭文端宗伯之澤於無窮也訥堂將適京師出
其平生所爲詩俾余論次焉余循環諷誦而益歎其才力之
富蓋無體之不工也不可以無言乃併爲之序

張秋涪詩序

天地之氣默運於空虛莽渺之中蘊積之久不能自抑遏而
發之爲聲雷乃出地而奮至於風雨之拂草木水之激石其
次焉者也氣之精者託於人以爲言而言有清濁剛柔短長
高下進退疾徐之節於是詩成而樂作焉詩也者又言之至
精者也若夫鳥獸之皞音候蟲蠅蚓之鳴又其微焉者矣且
夫人之爲詩其閒不能無小大之殊大之爲雷霆之震小之